

YUNNAN DANGDAI HUAJU YANJIU



云南

当代话剧研究

吴卫民 王佳磊◎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序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在云南大学中文系念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课程的时候，接触到蒙树宏教授、范启新教授等研究者，引发了自己对云南戏剧文化历史的关注。许多时候，向范启新教授请教，谈到热络处，常常被留饭，甚至留宿。在话比菜丰的席间，在披衣彻夜长谈的床前，对云南话剧运动史的认知渐渐深入和生动起来。尤其珍贵的是，还在范启新先生家见到过中国现代戏剧史传说中、资料里常常提及的人物，如南国社的阎折梧。后来又在南京拜访陈瘦竹先生、陈白尘先生时，对中国现代话剧史上京、沪情况与云南舞台的关联，有了不少独特的话题。这些大家名人，对我所关注的云南话剧运动史的学术兴趣和研究准备，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肯定。

1990 年从中央戏剧学院研究生毕业，又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工作一年，1991 年回到云南昆明，下了火车，风尘仆仆，第一件事情就是想着去报告自己对相关话剧史资料的收集情况，报告自己师从田本相教授在研究上的进展，去承接“研究生毕业后一道完成云南近现代戏剧史话剧部分的研究”之约。孰料，在云南大学东

一院范启新教授家门口敲门许久无人应门，绕到屋后隔窗望去，看到了范启新先生的遗像！

从自己黯然神伤地离开范先生家门口的时刻开始，自己知道，对云南话剧运动史的研究要抓紧，否则，随着人事代谢，亲历者渐次离世，就会带着他们的时代、带着他们身上的文化信息渐行渐远，永远消失在历史帷幕的皱褶里，成为无法补救的研究亏欠与历史遗憾。

在后来的八轮寒暑里，点点滴滴，日积月累，创造机会采访云南话剧运动的亲历者，口述历史与资料实证相结合，推进自己的研究，终于，利用2000年3月到7月挂职上海复旦大学的工作余暇时光，熬更打夜地拼命将书稿《云南现代话剧运动史论稿》写完，甚至来不及润色加工一遍，就回到云南艺术学院，在教书、管理的岗位上疯狂旋转。

书稿于2001年9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时，翻看小样时心情复杂，心底的遗憾多多，那是无人可以分享和排解的五味杂陈。尽管，书稿被中国话剧史专家田本相教授称为“始终把云南的现代话剧运动作为中国现代话剧运动的一环来进行考察和研究，丰富了中国话剧史的发展面貌，开启了修治地方话剧史的先声”，被文艺理论界、文学史家余斌先生肯定为“话剧史研究的学术拓荒”，亲历者谢熙湘、杨其栋老人赞誉为“填补了云南文化研究空白，了却了一代话剧人的多年心愿”，这些来自前辈的鼓励和称赞，令作者动容肠热，同时也深感羞愧。毕竟，挂一漏万的史料收集，总是令人截稿之后惴惴不安的。

实际上，上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和受到的热情鼓励，成为后来同一研究向度上的基础和动力。现在，《云南当代话剧研究》即将出版，作者发现，又站在同样的忐忑不安的心理关口了，生怕采访内容、资料搜集有沧海遗珠之恨，

而且可以想象，肯定是有的。总觉得，还有空间可以拓展。我们希望，著作出版之后，能够得到读者和同行的更多指点，让我们把活儿做得更漂亮，让著作的历史资料更丰厚，让这块学术标记更醒目，让后来的研究者、学习者对云南话剧当代历史的发展脉络和存在事实更亲和、更清晰，那就是我们的研究和著作的意外收获了。

管理劳碌、创作艰辛、研究负重，变成了我们的常态生活。在我们看来，力挽狂澜的铁腕，校正世风的力量，拯救环境的壮举……我们都不具备条件也无力风险。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立德、立言、立人当中立世行走，在自己的努力中传递文化先驱们曾经的努力，传递文化创造的力量与谱写学术求索的人生，就是一种最勇敢的人生姿态与社会担当了。

云南现代话剧运动史研究有明晰的学术框架，当代话剧研究也具有史论结合特色的初步成果，下一步，将会是对云南话剧百年的贯通性梳理和深入性细作，对云南话剧人、文化人、云南现、当代戏剧史都有一个交代。

我们仍需努力。

2014年8月24日吴戈于昆明，森林湖

目 录

序 // 吴戈

引言：不朽的历史与曾经的辉煌 //1

第一章 云南当代话剧的三支队伍

一、从抗敌决死队政治先遣队到国防话剧团 //8

二、从云南话剧团到云南话剧院 //12

三、云南的儿童话剧 //16

第二章 布局时期（1950—1957）：解放军进行曲

一、部队文工团话剧演出的引领风骚 //28

二、云南省话剧团的锦上添花 //36

第三章 发展时期（1958—1965）：“兵戏”与“民戏”，花开两朵，竞相争艳

- 一、兵戏：从国防边卡到国际前沿嬗变 //43
- 二、亦兵亦民，“边地戏剧”内涵的丰富与视野的拓展 //48
- 三、民戏：从历史春秋到现实风采 //55

第四章 冲突报告：从《收租院》到《典型报告》和《怒吼吧！黄河》（1966—1976）

- 一、断断续续的创作演出 //67
- 二、时代风云录：阶级斗争的潮涨潮落 //68
- 三、《典型报告》事件和《怒吼吧！黄河》风云 //68

第五章 春潮再起——云南话剧舞台的复苏（1977—1999）

- 一、云南话剧的“春风又绿”与队伍“枯荣” //79
- 二、云南省话剧团的演出与三次原创高潮 //82
- 三、清新的风：昆明市儿童艺术剧团的活跃 //89

第六章 新世纪风光——云南话剧剧目走向全国（2000—2012）

- 一、云南话剧剧目艺术质量的普遍提高 //95
- 二、云南话剧剧目在全国舞台上的“双响” //98
- 三、商海沉浮：云南话剧走市场的探索 //100

第七章 四面来风：外来话剧演出的力量

- 一、内地、香港、澳门、台湾第五届华文戏剧节（昆明） //105
- 二、巡演访客与昆明剧院的话剧演出运作 //108
- 三、云南艺术学院戏剧学院的教学演出 //108

第八章 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发展可能的预期

- 一、云南当代话剧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 //113
- 二、良性竞争，会带来竞争性发展与多样性繁荣 //114
- 三、建设队伍，让一批人专心话剧文化的公益性事业和琢磨文化市场 //115
- 四、立足原创剧目，建立云南话剧（戏剧）轮演制度，培植观众市场 //116
- 五、话剧表演艺术的方言指向与话剧文化普及的业余空间 //117

第九章 云南当代话剧剧作论

- 一、云南当代话剧的三次浪潮 //121
- 二、十七年时期：边地话剧的兴起 //125
- 三、新时期：原创剧目的繁荣 //134
- 四、新千年：话剧艺术的成熟 //148
- 五、云南当代话剧艺术的特色 //153

第十章 云南当代话剧史论研究

- 一、彭华的戏剧表导演实践与理论 //157
- 二、胡绍轩的话剧结构理论 //162
- 三、高登智、龙显球、毛祥麟的话剧史研究 //166
- 四、吴戈的话剧理论 //170

附 录

附录一：关注戏剧历史，立足当下舞台（王佳磊）//179

附录二：新时期以来云南话剧舞台的重要收获（王佳磊）//190

附录三：云南当代话剧大事记（王佳磊）//196

参考文献 //217

跋 //220

引言：不朽的历史与曾经的辉煌

云南话剧发展，从 20 世纪初到今天，已经有 100 多年的历史了。研究今天的状况，预测未来的走向，提出建议，展现思路，是我们开展区域当代话剧文化研究课题的初衷。

众所周知，话剧是舶来品。中国的话剧演出样式，首先是在教会学校的校园活动、宗教庆典当中出现的。在十多年前我的那本《云南现代话剧运动史论稿》当中就说，云南的话剧活动是在“启蒙与救亡”、“民主与解放”的时代变奏曲当中出现和发展的，思想文化运动的特征很突出。新中国成立后到今天的云南话剧发展，受地域色彩的沾染和风云变幻的影响又很大，这就成为我们审视云南话剧发展历史的一个基本判断。为了说明问题与比较方便，对于现代云南话剧的情况，有必要简单回顾。但是，研究重点在于当代云南话剧，笔力主要给当代云南话剧发展历史与云南话剧生存现状。

云南话剧的出现，与“别求新声于异邦”的留学生社会活动开展联系在一起。学习日本人近代的社会改革成功经验，几乎是那个时代有志报国的志士仁人留学日本的心底秘密。看到别国的强盛，环顾祖国的贫弱，感受列强的虎视狼窥，心急如焚，情急如潮，用各种方式唤醒国人的危机意识，其中，就有戏剧当方式，尤其是话剧这样的不用长期训练、不用童子功养成的唱、念、做、打“四功”，手、眼、身、发、步“五法”的表演程式

就能够传情达意、指点江山、启蒙救亡的宣讲时事、宣传社会的演剧方式，成为热衷于国事天下事的人们所喜爱的社会情感的特殊表达渠道。

作为中国话剧发展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云南话剧，从 20 世纪初叶，就在小说改良、戏剧改良的潮头上躁动，一定的酝酿期之后，开始了云南戏剧文化的转型。

转型，不是从一种类型转向另一种类型的戏剧文化，而是在戏剧文化当中灌注了时代前进情绪与社会文明发展要求；不是一种艺术样式出现之后原有艺术样式谢幕，而是同在共荣。京剧、滇剧的蓬勃发展，曲剧、评弹演唱、川剧等戏剧样式的传播，花灯歌舞的民间繁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花灯小戏受到欢迎，再加上一种全新的西方文化品种——话剧，构成了云南戏剧文化 20 世纪前 30 年的基本成分。毋庸讳言，话剧文化，此时更多还在校园里，发酵于学生演剧、启蒙救亡的热情中。早年的省立昆明第一中学、昆华女中、省立师范的学生演剧实际上接替了云南梨园名人翟海云、栗成之们通过“戏曲改良”、“文明戏”演出努力开展戏剧文化创新的重任，而在“启蒙救亡”与“话剧移植”的努力中开展思想意识与艺术文化的双重创新。尽管，从现有资料查阅，可以看到学生们联系在校园以外的“戏园子”演出“新剧”的努力，一时蔚然而成新风尚，颇为引人好奇和关注。但是，更多的活动，还是局限在校园演艺活动里。

转型，更重要的机会来自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由于大面积的国土失守，溃退的政府与流亡的百姓，同时为云南带来了文化力量。军队的剧团、大学的剧团，职业剧团的流亡艺术家在四川、云南和贵州汇聚，在同仇敌忾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做力所能及的贡献的同时，也广播文化、教育和艺术的火种，一时间增加了昆明为中心的话剧文化力量，云南话剧文化进入了一个能量聚积的喷发式繁荣期。抗战胜利，各大学各团体和自由知识分子复员返乡，抗战 8 年在昆明存在、活跃过的超过 80 个的话剧社团因复员而离去、解散，曾经的热闹一时间寂静下来。一些暂时未走的文化人如田汉、洪深、石凌鹤等，剧团如西南联大剧艺社、新中国剧社以及本地建立的话剧团体，本地成长起来的话剧人才如云南

省教育厅剧教队一道，推动昆明的话剧舞台转入反内战、争民主的“解放运动”。“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并在昆明制造‘李闻惨案’，镇压民主运动，疏散来滇的学校和大批文化界人士回迁，云南话剧剧坛比前沉寂，但仍有省教育厅剧教队、昆明师范学院五月剧社、骆驼剧社、演剧十八队、云大附中、昆华女中、中华职业学校、天祥中学、南菁中学、昆明师范、中华小学学生剧团以及职工组织的10多个话剧、歌咏团、社等，都在坚持演出话剧、活报剧。”

反内战、反饥饿、争自由的民主运动色彩，是从各话剧演出团体的演出当中体现出来的。直接间接地，回旋的是民主斗争的旋律。西南联大剧艺社的演出剧目如《风雪夜归人》、《凯旋》、《告地状》、《审判前夕》、《民主使徒》、《警匪》等等充满了愤懑的社会情绪与激烈的批判意识。云南省教育厅剧教队的13届公演、新中国剧社的10次公演、警备总部新闻处背景的正风剧社的七届演出、国民党军队的第18演剧队的七届演出。许多演出剧本、演出情形已经不可考证，但是，从剧目看，绝大部分剧目确实是现代话剧发展过程中积累下的剧目如《雷雨》、《日出》、《北京人》、《家》、《蜕变》（曹禺），《上海屋檐下》（夏衍），《阿Q正传》（田汉），《夜店》（柯灵根据高尔基《底层》改编），《桃花扇》（欧阳予倩），《牛郎织女》、《风雪夜归人》（吴祖光），《鸡鸣早看天》（洪深），《国家至上》（老舍、宋之的），《金玉满堂》（沈浮），《草莽英雄》（阳翰笙），《陈圆圆》（齐怀远），《裙带风》（潘子农），《心狱》（于伶），《野玫瑰》（陈铨）……查史料可以发现，范启新、王旦东、谢熙湘、王其栋等本地话剧人这个时候也十分活跃，除了校园演剧的辅导、教育厅剧教队的领导，演出剧目中也活跃着他们的身影。据史料记载，王旦东除了《雷雨》的导演之外，还编剧和导演了大型话剧《红楼梦》，据说轰动一时，可惜没有更多的资料存留下来。另外，早年毕业于云南昆华艺术师范戏剧电影科的吴敏编剧的《开幕前后》，半是纪实、半是编剧地讲抗战过程当中话剧人的辛苦辗转、呕心沥血、不屈不挠从事戏剧工作以推进社会进步、汇入民族神圣抗日斗争的壮美人生。这是非常

好的一个契机，云南话剧人成长的环境，很强大的外来力量一方面强有力地推动了云南话剧舞台的繁荣，但是另一方面却让云南话剧界过于依赖外来力量，失却了自我成长意识。这种特点带来的缺憾，在新中国建立后云南话剧发展站在新的起跑线上的时候，才明显地突出出来。

云南的学校话剧教育开始于1936年，得力于当时的教育厅长对艺术教育形势的认识和判断；云南的儿童话剧演剧蓬勃于抗日烽火当中的40年代，得力于西南联大学生的辅导和教授子女们的热情参与。这些，在后来的当代云南话剧发展中、在时机成熟的时候重新活跃起来。

传统会沉睡，但是在延续，而且会适时醒来。

以昆明为中心的现代话剧文化运动和演剧繁荣丰富了云南的演艺文化成分，拓展了人民群众的文化视野。尤其是，在长期的努力中，为云南话剧文化的发展，培养了观众，引导了趣味，实际上是云南变成了一个具有深厚话剧传统的省份，在新中国建立、云南和平解放后，云南话剧文化的发展站在了一个较高的起点上。

首先，人们已经习惯欣赏话剧演出，话剧文化成为昆明为中心的云南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人们文化消费的重要内容，这就是云南当代话剧文化发展的厚实基础。

其次，训练了观众，在滇剧、花灯、京剧等戏曲样式和民间歌舞具有广泛观众基础的云南，通过现代话剧的演出，尤其是抗日战争以降的昆明话剧舞台的繁荣，带来了云南观众结构的改变和审美胃口的开化，尤其重要。文化耕耘，在以昆明为中心的云南观众群体中播撒下了话剧审美与文化情趣的因子，这是话剧艺术得以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蓬勃发展的社会基础。

再次，培养了队伍，这是云南当代话剧发展的现实起点。一些曾经的观众，一些曾经的业余演剧者，这时走到了话剧队伍中来，成为后来云南话剧有名的专业演员。钟耀群、钟耀美、吴南山、李文伟、李迦庠、郎惠仙、谢熙湘、马少奎、艾林菲、袁代娣、洪宗波、李林木、李季、解方逊、徐飞飞……这是云南话剧舞台保持魅力、延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人才保证。

第一章

云南当代话剧的三支队伍



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和抗击法西斯侵略的盟国的伟大胜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可耻失败而结束。紧接着，中国国内革命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势如破竹，很快夺取了全国政权。云南和平解放于1949年底，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边纵会合，接管政权，建立新中国，建设新社会。云南的话剧文化在短暂调整之后重新组合了队伍，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化建设与艺术创造。

如前所说，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复员潮中，流亡的大学群体、知识分子群体和演出团体的陆续离去，使曾经热闹非凡的云南话剧舞台（昆明之外还有大理、曲靖）渐次冷寂下来。云南话剧艺术队伍，受到很大影响。但是，话剧文化的影响，却因一些人才滞留而存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民主运动时期云南省教育厅剧教队的演出，广播话剧种子，影响不小。更重要的是，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全国胜利，云南文艺的发展情况是“一群人走了，一群人来了”，动荡中构成了云南文艺的发展情况，话剧艺术也是这样的情况。所谓一群人走了，指的是流亡学校、流亡剧团、流亡戏剧团体、流亡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学生抗战后复员离开云南。所谓“一群人来了”，说的是“解放大西南”随大军进城的一群文艺战士，他们随接管城市的部队一道接管文化团体，“1950年3月4日昆明市军管会成立，文工团苏策政委负责‘文教接管部’工作。他组织了文工团的施荣、张笠、王弋斤等同志接收了‘剧教队’和‘演剧十八队’。”^①部队文艺人才与昆明原来的话剧艺术班底会合，组建了新中国云南话剧的创作演出队伍，亮丽了新中国的云南话剧舞台。

^① 张剑云、张扬：《进军边陲——从二野四兵团文工团到云南军区文工团（1949年2月—1955年4月）》，载《燎原野火红》，第39页。

一、从抗敌决死队政治先遣队到国防话剧团

（一）抗日烽火中的决死队政治先遣队

2007年8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叫作《蓦然回首——一个文工团员的过往沉思》，署名刘健康，封面简洁大方，印着一个年轻俊朗、风华正茂的军人形象，肖像正是作者本人。翻阅书前的历史图片和书中内容，惊讶地发现，这本悄然出现在铺天盖地、汗牛充栋的出版物当中并不引人注目的著作，实际上承载着一个解放军文艺战士波澜壮阔、豪情干云的一生，牵引出一段灼烫的历史，那就是云南当代话剧劲旅——昆明军区国防文工团话剧队，后来干脆就建成国防话剧团。当我们研究“当代云南话剧历史、现状与发展对策”的课题组成员费尽周折找到作者，采访他的经历与云南当代话剧发展历史的时候，岁月风雨已经改变了刘健康先生的勃发英姿，没有能夺去的，是他的火热情怀，凸现的是，他对一生风雨、一路壮歌的人生、话剧事业、一道走过的首长和战友们不变的深情。

其实，早在1999年10月，原昆明军区政治部文工团文艺史料编委会印刷过一本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国防文工团60年华诞的纪念文集——《燎原野火红》，那是在1997年国防话剧团60周年庆祝活动时，大家动议写回忆录，写团史的产物。从这本有许多珍贵照片的纪念文集中，读者惊讶地发现，这个团体前前后后不完全统计在战友队列中的，就有2500余同样年轻有为、同样朝气蓬勃的男女军人。而其中，单话剧团花名册中就有278人。就演出情况看，以在云南的话剧演出剧目而言，从1950年2月抵达云南到1984年准备撤销建制，至1985年最终解散，刨除文革10年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不完全统计，24年间演出了148个剧目。这个饱有战斗传统的剧团，就是后来的国防话剧团，在中国当代话剧历史上，尤其在云南当代话剧舞台上，曾经是一个响亮的社团名字。

但是，这支话剧队伍，刚开始出现并不就叫国防话剧团，国防话剧

团是这一支解放军部队一路追歼国民党军队南下进入云南，成为边防军后才取的名字。这个社团有悠久的历史，历史可以追溯到75年前，或者说，这个社团从山西走到昆明之前已经有了13个年头的历史。从老红军作家苏策等亲历者和见证人的回忆录中可以得知，这个团体的建立，早在抗战爆发之时。山西政要阎锡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于1937年8月1日在山西太原组建了一支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薄一波任政委。决死队受派遣开赴五台山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活动时，看到八路军115师有一支宣传抗日、鼓舞士气、团结各界、教育群众的文艺队伍，十分活跃，扩大影响和鼓舞人心十分有效，就很快成立了一支文艺宣传队。叫作“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政治先遣队”，任务是打前站、做先遣、搞宣传^①。

（二）《星火》“燎原”——刊物与旗帜

这支文艺队伍，刚开始就有了话剧演出的能力。据刘健康老人回忆说：“……到1997年是60周年。就是从1937年算起的。作为话剧来讲，决死队有一个不同点，这个不同点在什么地方呢？这里面容纳了很多爱国知识青年，这一部分知识青年成为艺术骨干，所以他们在一成立的时候，就演出了那时候的世界名剧《悭吝人》、《阿Q正传》、《日出》……”“我们国防话剧团的历史是从1937年开始的。1938年、1939年他们就演了很现代的剧目了，那个时候就显示了这个队伍的人才实力。经过了几十年的积累，新中国成立之后又吸收了这些人，在昆明的50年代初，戏剧舞台上就有《李闯王》，京剧是演的《北京40天》，话剧是《李闯王》、《红旗歌》”^②。苏策等老团员回忆，1937年底，先遣队就演出了袁小平的《有钱出钱，大家出力》和傅秉友的《穷途末路》、《军民一家》。1938年秋天，八路军总部在山西长治举行文艺会演大会，决死队调集力量演出了傅秉友的《穷途末路》、袁小平的《洪河沟》和《复

① 苏策、王仁恭、张少川、张扬：《抗日先遣曲》，载《燎原野火红》第1—2页。

② 刘健康访谈录，2010年12月7日，刘秀丽、姚媛媛、王佳磊主持，方冠男、王佳磊整理。